

列寧著

社會民主黨 在民主革命中的 兩個策略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九年。莫斯科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社會民主黨
在民主革命中的
兩個策略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九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本版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係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原文譯出。凡正文下面沒有標明註者是誰的脚註，均係列寧本人所加。書末附有譯者所加簡要註釋，以備讀者參考。

目次

序言	7
(一) 一個迫切的政治問題	11
(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論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給予了我們什麼呢？	14
(三) 什麼是「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呢？	20
(四) 剷除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	25
(五) 應怎樣「推進革命」呢？	30
(六) 無產階級在與不澈底資產階級鬥爭中陷於束手無策地位的危險，究竟能從何處發生呢？	34
(七) 「打保守派排斥於政府以外」的策略	46
(八) 解放派與新火星派	51
(九) 什麼是在革命時期做一個持極端反對派態度的政黨呢？	59
(一〇) 「革命公社」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62
(一一) 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某些決議和「代表會議」某些決議拿來作個簡略的比照	71
(一二) 民主革命底發展規模是否會因資產階級退出而減弱呢？	76
(一三) 結論。我們敢不敢取得勝利呢？	84
書後。再論解放派，再論新火星派	94
(一) 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現實主義者為什麼要褒獎社會民主黨內的「現實主義者」呢？	94
(二) 馬爾丁諾夫同志又來「加深」問題了	101
(三) 庸俗資產階級的專政觀和馬克思底專政觀	109
簡要註釋	119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
的兩個策略¹**

序 言

在革命時期，事變發展得異常迅速，供給人們非常豐富的新材料來估計各革命政黨底策略口號，令人很難跟上。本書是在敖德薩事變*發生以前寫就的。我們已在無產者報²上(第九期，革命教導着人們)指出，這些事變甚至使那些造出了過程起義論並否認了宣傳臨時革命政府口號的社會民主黨人，也只好在事實上轉到或開始轉到自己的論敵方面來。革命教導人們，無疑是在和平的政治發展時代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那樣迅速，那樣澈底。而特別重要的，是革命不僅教導着領導者，並且也教導着羣衆。

毫無疑義，革命一定會教導俄國工人羣衆領會社會民主主義。革命一定會在事實上證實社會民主黨底綱領和策略，會表明各種社會階級底真實本性，會表明我國民主派底資產階級性質和農民底真正趨向，農民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性，但它本身所含有的並不是什麼「社會化」思想，而是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間的新的階級鬥爭。舊民粹派所持的那些例如在「社會革命黨」綱領草案中所很顯然透露出來的舊幻想，即是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上，在我國「社會」底民主主義性問題上，在農民起義完全勝利底意義問題上所持的一切幻想，都一定會被革命無情地澈底吹散。革命將第一次給予各階級以真正的政治洗禮。這些階級將在革命過程中表現出

* 指「波將金侯爵」鐵甲艦上的起義而言。(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自己一定的政治面貌，不僅會在其思想家底綱領和策略口號中，而且會在羣衆底公開政治行動中表示出自己的本性。

革命將教會我們，將教會民衆，——這是毫無疑義的。但現時擺在我們這個奮鬥着的政黨面前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能教會革命一些東西呢？我們是否能利用我們社會民主主義學說底正確性，利用我們和無產階級這個唯一澈底革命階級間的聯系，來給革命刻上無產階級的標記，不是口頭上而是事實上使革命達到真正澈底的勝利，痲痹民主資產階級底動搖性，半途性和叛賣性呢？

我們應當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於這個目的。但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一方面需要我們對政治局面有正確的估計，有正確的策略口號；另一方面，又需要工人羣衆用實際戰鬥力量來擁護這些口號。我們黨所有一切組織和團體每天經常進行的全部日常工作，即宣傳鼓動以及組織方面的工作，都是以鞏固擴大我們與羣衆間的聯系爲目標。這種工作始終都是必要的，但它在革命時期更是特別要加緊進行。在這樣的時期，工人階級本能地奮起進行公開的革命發動，而我們就應當善於正確提出這種發動底任務，然後就在羣衆中間儘量廣濶宣傳這些任務，使他們認識，使他們瞭解。不要忘記，對於我們與羣衆間聯系問題所持的一種流行的悲觀主義態度，特別是在現今這個時期，往往是掩蔽着人們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作用問題所持的那種資產階級觀念。毫無疑義，我們在教育工人階級和組織工人階級方面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做，但現時全部問題却在於究應把這種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底主要政治重心放置在什麼地方：是應放置在職工會和合法社團方面呢，還是應放置在武裝起義，放置在創立革命軍隊和創立革命政府的事業方面呢？在前後兩種工作方面，都可以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當然，前後兩種工作都是必要的。但在現時，在現今革命中，全部問題都歸結於究應把我們教育和組

織工人階級的工作重心放置在什麼地方：是應放置在前一方面呢，還是應放置在後一方面呢？

革命底結局將依工人階級究竟是會成爲資產階級底一個在攻擊專制制度方面強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助手，抑或是會成爲人民革命底領導者這一點來決定。資產階級中的覺悟份子非常明白這點。所以解放雜誌³也就讚揚着阿期莫夫派⁴，即社會民主黨內現時把職工會和合法社團提到首要地位的『經濟派』。所以司徒盧威先生也就歡迎（解放雜誌，第七十二期）新火星派中阿期莫夫主義的原則趨向。所以他也就拚命攻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所表現的那種可恨的狹隘革命性。

現在，社會民主黨底正確策略口號對於領導羣衆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革命時期輕視原則上堅定的策略口號底意義，是再危險不過的。例如，火星報⁵在第一百零四期上，事實上已轉到了它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論敵方面去了，但同時却又輕視了走在生活前面，爲運動指出它所應循着進行的（雖也難免遭到一些挫折，作出一些錯誤等等）道路的那些口號和策略決議底意義。恰恰相反，擬定出正確的策略決議，這對於一個想要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堅定原則來領導無產階級而不僅僅尾隨於事變的黨，實有莫大的意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和從黨內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所開的代表會議底決議*，便是對那些並非由個別著作家偶然說出，而是由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底負責代表通過的策略主張所作的一種最確切，最周到，最完備的表述。我們黨是比其餘一切政黨都要先進的黨，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五月在倫敦舉行）只有布爾什維克參加。『代表會議』（同時在日內瓦舉行）只有孟什維克參加，在我這本書裏往往把他們稱爲『新火星派』，因爲他們雖然繼續出版着火星報，但他們以他們當時的同道者托洛茨基爲代言人宣佈過，在舊火星報和新火星報之間，橫着有一條無底的深淵。（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它有全黨所通過的精確黨綱。它就是在用嚴格態度對待自己的策略決議方面，也應當作出一個榜樣給其他政黨來看看，以對抗「解放」社民主資產階級底機會主義立場，以對抗直到革命時期才匆忙提出自己綱領「草案」，才開始研究目前發生的革命是否是資產階級革命問題的社會革命黨人底革命詞句。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認為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底最迫切工作就是要仔細研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策略決議和代表會議底策略決議，判明其中那些決議有離開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偏向，而領會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具體任務。本書也就是專為這一工作而寫的。同時，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和革命教訓來檢閱我們的策略，這對於那些不願局限於口頭勸說，而想切實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黨將來完全統一基礎的人，也是必要的。

尼、列寧 一九〇五年七月

(一) 一個迫切的政治問題

在現今革命時期的日程上，擺着有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的問題。這個問題究應如何解決，意見極不一致。現在顯現有三個政治趨向。沙皇政府雖認許有召集人民代表會議的必要，但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容許這個代表會議成爲全民和立憲的會議。按報紙所載關於布里根委員會⁶的消息來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召集一個按資格限制極嚴或等級限制極嚴的選舉制，並在不許鼓動自由的條件下選舉出來的諮詢性的會議。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革命無產階級，要求使政權完全轉歸立憲會議，並爲此目的而不僅力爭普選權，不僅力爭完全鼓動自由，並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而代之以臨時革命政府。最後，由所謂「立憲民主黨」⁷領袖們表示其願望的自由資產階級，並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臨時政府的口號，不要求切實保障選舉完全自由和完全正確，使代表會議能成爲真正全民和真正立憲會議。其實，「解放派」所倚靠爲唯一嚴重社會支柱的自由資產階級是力謀使沙皇和革命人民達到儘可能和平的妥協，並且要這種妥協使它自己即資產階級能獲得最多的政權，而使革命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只能獲得最少的政權。

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就是適合於現代俄國三個主要社會勢力的三個主要政治趨向。至於「解放派」怎樣用一些假民主主義辭句來掩飾他們那種半途性的政策，直截而簡單些說，就是他們那種叛變革命，出賣革命的政策，那末我們已在無產者報上（第三，

四，五期）屢次說過了。現在我們且來考察社會民主黨人怎樣估計目前任務吧。最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以及從黨內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底「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便是可供我們實行這種考察的絕妙材料。在這兩個決議中，究竟哪一個把目前政治形勢估計得正確，哪一個把革命無產階級策略規定得正確，——這是具有莫大意義的問題，凡願意自覺執行其所擔任的宣傳、鼓動以及組織責任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應當十分細心理解這個問題，而完全撇開那些無關問題實質的計較。

黨底策略是指黨底政治行爲，或其政治活動底性質、方向和方法而言。黨代表大會通過策略決議，就是要確切規定全黨對於執行新任務或應付新政治形勢的政治行爲。這種新形勢是由俄國已經開始的革命，即絕大多數人民已與沙皇政府發生的澈底堅決公開的分離造成的。新問題就在於應採用什麼實際方法來召集真正全民和真正立憲的會議（關於這個會議的理論問題，社會民主黨早已在自己黨綱中先於其餘一切政黨而正式解決了）。既然人民已與政府分離，而羣衆又已覺悟到必須建立新制度，那末以推翻政府爲目標的黨，就應該想想，究竟應當用怎樣的政府來代替將被推翻的舊政府。於是就發生了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這個新問題。爲要對這一問題給個圓滿的回答，覺悟的無產階級底黨就應當闡明：第一，臨時革命政府在現時發生的革命以及無產階級一般鬥爭中的意義；第二，自己對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態度；第三，社會民主黨參加這個政府的確切條件；第四，在這個政府沒有社會民主黨參加時從下面實行逼迫這個政府的條件。只有把這一切問題闡明後，黨在這方面的政治行爲才會是原則性的，明確的和堅定的。

現在我們就來考察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如何解決了這些問題。以下就是這個決議底全文：

「論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注意到：

(一) 無產階級底直接利益，以及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終極目的而鬥爭底利益，都需要有儘量完備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是需要用民主共和制度來替代專制政體；

(二) 在俄國只有經過人民勝利起義才有可能實現民主共和制度，而成爲人民勝利起義機關的將是臨時革命政府，只有這個政府才能保證選舉鼓動可以完全自由進行，並按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來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憲會議；

(三) 這個民主革命在俄國現存社會經濟制度下不會削弱，而會加強資產階級底統治；資產階級在相當時機一定會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以圖儘量奪去俄國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獲得的勝利品，——

所以代表大會決定：

(甲) 必須在工人階級中間推廣宣傳，使其具體瞭解革命最可靠的進程，使其具體瞭解在革命發展到相當時機就必然有臨時革命政府出現，對於這個政府，無產階級將要求實現我們黨綱內所提出的一切最近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即最低限度綱領）；

(乙) 依實力對比關係以及其他不可預先確切判定的因素爲轉移，我黨代表可以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以便無情打破一切反革命企圖，而捍衛工人階級底獨立利益；

(丙) 這樣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必要條件，就是黨對於自己的代表施行嚴格的監督，並堅決不移地保存社會民主黨底獨立性，因爲社會民主黨力求實現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對一切資產階級政黨都取毫不調和的敵視態度；

(丁)無論社會民主黨是否有可能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都
得在極廣大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進行宣傳，使其瞭解；社會民主
黨所領導的武裝無產階級爲保護、鞏固和擴大革命勝利起見，
必須經常逼迫臨時政府」。

(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 論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給予 了我們什麼呢？

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底標題來看，就可知
道它是完全和專門論述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這就是說，社會民主黨
人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這個問題底一部分。另一方面，這裏只是
說臨時革命政府，而不是說什麼其他的東西，因此這裏完全沒有提到
例如關於一般『奪取政權』問題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代表大會把後
面這個問題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撇開不說，是否作得正確呢？當然
作得正確，因爲這類問題是俄國現今政治形勢尚未提到日程上來的。
反之，現在全體人民所提到日程上來的問題，是推翻專制制度和召
集立憲會議。黨代表大會所應提出來解決的並不是某個作家適時
或不適時涉及的問題，而是時局條件和客觀社會發展進程使其具有
嚴重政治意義的那些問題。

臨時革命政府在現今革命中以及在無產階級一般鬥爭中有什麼
意義呢？代表大會底決議解釋了這個問題，它在頭一段裏就指出
說，『儘量完備的政治自由』，無論從無產階級底直接利益方面來
看，或從『社會主義底終極目的』方面來看，都是必要的。而爲要
達到完備的政治自由，就必須用民主共和制度來替代專制制度，正
如我們黨綱早已認定的那樣。在代表大會決議中着重指出民主共和
制度這一口號，在邏輯上和原則上都有必要，因爲無產階級是爭取
民主的先進戰士；它正是力求爭得完備的自由；除此而外，這樣着

重指出，在現今時機尤其適當，因為恰巧現時在我國掛起「民主主義」幌子出台活動的有君主派，即所謂立憲「民主」黨或「解放」黨。為要建立共和制度，就絕對要有人民代表會議，並且一定要它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產生的）和立憲的會議。而代表大會底決議接着就是認定必須這樣的。可是，這決議並不以此為限。為要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單是把代表會議稱呼為立憲會議還不夠。必須使這個會議擁有實行「立」出什麼東西來的政權和力量。因此，代表大會底決議也就不以「立憲會議」這一形式口號為限，而還補說到唯一能担保這個會議真正執行本身任務的種種物質條件。指出這些能使口頭上的立憲會議變成事實上的立憲會議的種種條件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正如我們已經屢次指出過的那樣，以君主立憲黨為其代表的自由資產階級，故意曲解全民立憲會議口號，而將其變成一句空話。

在代表大會底決議中說道：只有臨時革命政府能保證選舉鼓動完全自由進行並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會議，而且這個政府應當是人民勝利起義底機關。這個原理是否正確呢？誰想駁倒這個原理，那他就應當斷言，說沙皇政府不一定要援助反動勢力，說沙皇政府能在選舉時守中立，說沙皇政府能關心於民意底真正表現。這類斷語真是荒謬絕倫，誰也不會公開加以擁護，然而我們的解放派正是暗地裏在自由主義幌子下偷運着這類東西。立憲會議是應當有人來召集的；選舉底自由和正確性是應當有人來保證的；這個會議是應當有人來賦予它以全部政權和力量的；只有身為起義機關的革命政府才能完全誠心願意來作這點，也只有它才有力量採取一切辦法來實現這點。沙皇政府必然會反對這點。自由派政府既和沙皇妥協分贓而不完全憑藉於人民起義，決不能誠心願意來作這點，而且即使它極其誠心願意這樣作，也不能實現這點。因此，代表大會底決議所給予的口號，是唯一正確和十分澈底的民主口號。

可是，在估計臨時革命政府底意義時若不注意到民主革命底階級性質，就會估計得不完備，而且會估計得不正確。所以決議就補充說，這個革命會使資產階級底統治加強起來。這在現存的，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但資產階級對於多少享有政治自由的無產階級的統治一加強起來，結果就必然會引起這兩個階級為爭奪政權而拚命進行的鬥爭，而資產階級就會拚命企圖「奪去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獲得的勝利品」。所以，無產階級走在大家前面，領導全體民衆為民主制奮鬥時，一分鐘也不應忘記潛藏在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裏面的新矛盾，一分鐘也不應忘記新鬥爭。

可見，我們所考察的這一部分決議是把臨時革命政府底意義估計得完全周到的：無論是按其對於為自由為共和制度鬥爭的關係來說，或按其對於立憲會議的關係來說，或按其對於為新的階級鬥爭掃清地基的民主革命的關係來說，都是完全估計到了的。

其次，試問，無產階級對於臨時革命政府的一般態度應當怎樣呢？代表大會底決議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就直接勸告全黨，說必須在工人階級中間推廣宣傳，使其確信有成立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工人階級應當覺悟到這種必要。「民主」資產階級把推翻沙皇政府的問題掩蔽起來，而我們却應把這個問題提到第一位，並堅決主張必須成立臨時革命政府。除此而外，我們還應當指出這個政府所應採取而適合於現今歷史時期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民主派任務的行動綱領。這個綱領就是我們黨底全部最低限度綱領，即最近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綱領，一方面，這些改革在現存社會經濟關係基礎上完全可能實現，另一方面，它們又是為繼續進展，為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

於是，決議就完全闡明了臨時革命政府底性質和目的。按其淵源和基本性質來說，這個政府應當是人民起義底機關。按其正式使命來說，它應當是用來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的工具。按其活動內容來